

幸

福

孔巴甫連柯嘉譯
柯著



福 幸

著柯連甫巴
譯嘉 柯 孔

行印司公書圖下天

——京北·九四九一——

幸

福

原著者

巴甫連

孔嘉柯

翻譯者

天下圖書公司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二號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十月
北京第一版

人物

伏洛巴也夫・阿列克謝・衛尼阿米諾維奇——復員上校，四十三歲。

蓮娜・儒利娜——二十五歲。

郭列娃・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芙娜——三十至三十二歲。

高雷託夫・甘那基・阿列克桑德羅維奇——區委員會書記，四十五歲。
萬秀芹——州委員會書記，四十歲。

集體農莊莊員。

郭羅德佐夫——四十五歲。

歐戈爾諾夫・維克多爾——三十歲。

歐戈爾諾娃・娃爾娃拉——二十八歲。

波得聶別斯珂・尤利——二十歲。

波得聶別斯珂・娜塔莎——二十歲。

白亞雷史尼可夫——三十二歲。

高姆闊夫——醫生，三十五歲。

儒利娜·索菲·伊凡諾夫娜——蓮娜的母親，五十五歲。

聯卡·特伏洛任果娃——十三歲。

集體農莊主席——三十五歲。

羅馬年果·羅曼·伊里奇——將軍，四十五歲。

伏倫佐夫——軍官，二十五歲。

拉扎列夫——軍官，二十五歲。

果來舍夫——軍官，四十歲。

過往軍人——四十五歲。

在海岸的水手——三十歲。

通信員——穿皮短上衣的軍人，二十五歲。

軍人。

集體農莊莊員——移民。

序幕

景：一個匈牙利顯貴的官邸裏的大廳。牆壁上裝飾着大幅壁畫，其中多幅已經歪斜不整，餘者多被碎彈片弄破裂了。威尼斯式的三連大窓是用薄木板擋上了。壯麗的傘燈發着微弱的燈光。但是大體看來，還是滿動人的節日的樣子。上尉拉扎列夫，被同志們圍繞着，他用鋼琴彈着一支雄壯的進行曲。衆人隨着鋼琴聲合唱起來。顯然地，這支歌是很熟悉而易於響應唱和的。穿過開着的門望到隔壁的大廳裏鋪好的大掉子，那里有許多客人；從那兒傳來「萬歲」的歡呼聲。

（伏倫佐夫從隔壁大廳裏走進來。）

拉扎列夫：（對伏倫佐夫說）瘋狂的日子。早晨——會戰，中午——頒獎，晚上——娛樂。

伏倫佐夫：戰爭是這樣的，親愛的同志們。不，你們想想嘛！強渡了多瑙河，我們已經在布達佩斯的壩頭。（對彈鋼琴的拉扎列夫）彈個慶祝的！慶祝的！

（拉扎列夫彈奏着。從隔壁小廳走進來一夥軍官，在前邊的是羅馬尼果將軍，一位魁偉的美男子，帶着勳章。）

立正！……

(在鋼琴傍邊唱歌的軍官們直立不動。)

羅馬年果：稍息，稍息，軍官同志們。

伏倫佐夫：軍長同志，請的人全都到齊了。慶祝軍團第三次頒發勳章的晚會，準備開始。

羅馬年果：不全，沒有全到齊呢，我親愛的伏倫佐夫。我沒有看見昨天會戰中的女英雄，軍團的驕傲，得第四次勳章的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芙娜·郭列娃。

拉扎列夫：(對伏倫佐夫)這是誰呀，伏倫佐夫？

伏倫佐夫：幸運得很，像你這新歸隊來的人，還沒有跟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芙娜認識的需要。她是我們軍團的外科大夫，昨天她自己表現的不僅是位傑出的好醫生，而且也表現出是個模範的戰士。讓我以後再給你講吧。

羅馬年果：果來舍夫少校！

果來舍夫：有，將軍同志。

羅馬年果：為什麼沒有保護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芙娜來呢？

果來舍夫：將軍同志，讓人下逐客令轟出來的。今天我們的驕傲和榮譽，她的情緒非常惡劣。

羅馬年果：就該用盡方法矯正她的情緒，(對副官)伏倫佐夫上尉，我請你去接阿列克桑德拉·伊凡

諾芙娜·郭列娃來。

果來舍夫：不會來的。您是知道她的，將軍同志，也不是第一天啦。

羅馬年果：可是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第一天啦！伏倫佐夫，假如不來，把她架在手上帶了來。

（伏倫佐夫和一部份軍官下。）

她是怎麼的啦，果來舍夫？

果來舍夫：還是那個事，伏洛巴也夫在腦袋里。今天，在軍團裏這樣隆重的日子，特別使她難過。

羅馬年果：這是你們沒能讓她了解情況，安慰的工作沒發生效力，同情的表現做的不够，是罷！果來舍夫：也許吧，將軍同志。可是，當你想到阿列克謝·伏洛巴也夫和許多，許多人的戰友現在不能跟我們在一起共歡的時候，我承認連我自己都不高興哩，我那一團的戰士今天想起他來，爲他祝福喝了酒，乾完了杯都哭了。

羅馬年果：那還有什麼說的，他是個傑出的軍官，傑出的。他怎末樣了，他在那兒呢？我跟他丟掉了任何的連絡。

果來舍夫：在那次大戰役以後，他病得很利害，寫信給我，說是預備去克里米亞……我有着一種就像再看不見這個人的感覺。

羅馬年果：對伏洛巴也夫來說不像，不大像……

果來舍夫：不大像，將軍同志，那總是事實呀。在他來的時候，是在最先頭的戰鬥行列里，可是現在落在後方的大車隊裏去了。說不上在哪兒跟着給養在旅行哩。

羅馬年果：我不完全清楚，您最愛誰——愛她還是愛伏洛巴也夫。

果來舍夫：遺憾得很，兩個人我都愛，將軍同志。

（在大廳門口出現了一羣年輕的軍官，用手拖着穿白色手術衣的女人。）

伏倫佐夫：將軍同志，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芙娜·郭列娃按照您的命令已經來了。

郭列娃：將軍同志，請允許……

羅馬年果：我都知道，親愛的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夫娜，可是，請您答應，我不能沒有您來過我們的軍團佳節啊。您不僅是軍團裏的老幹部，而且您還是我們所信賴的醫務保護的天使。我們大家，說實話，——是您一手救活的，甚至於我可以這樣說——沒有您的話，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就不會存在了。果來舍夫是經過您醫治過兩次，不然決定活不了。以我來說吧，還有拉扎列夫。

伏倫佐夫：還有伏洛巴也夫上校。

羅馬年果：是啊，連他……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呢……

郭列娃：我是真不習慣湊熱鬧的，將軍同志，我是——該承認——疲倦的很，在晚會上我會是個最壞的伙伴。……

羅馬年果：我不能放妳走，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芙娜。不，我不能讓妳不參加，大家的意思，不要讓我們失望吧。在軍團裏，按年資您比我們資格老，雖然在其他各方面又比我年輕得多；沒有您，我們連席都不坐了（拉着郭列娃的手，推拖着到隔壁大廳去）。

(在舞台上留下果來舍夫少校和拉扎列夫在鋼琴傍邊。)

拉扎列夫：少校同志，到底伏洛巴也夫是怎末了？我祇是在大家的傳說中聽到他的事蹟。

果來舍夫：最好的傳說纔能講出多少英雄的事蹟來呀！

拉扎列夫：是真的嗎，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芙娜，是他的太太……

果來舍夫：(不讓他說完) 傳說上，我親愛的，得不到你所想知道的事情。要給她安排生活，怎樣活下去才是。

拉扎列夫：好了不起的女性！勇敢得像士兵。我以為她是您的親戚呢，少校同志。

果來舍夫：(沒有聽確實) 最好你還是彈琴，不然的話……你聽見我說什麼嗎？彈琴吧，好讓她聽不見你的話。

(拉扎列夫輕聲地彈奏着。郭列娃從隔壁大廳走進來。)

郭列娃：晚安，果來舍夫。

果來舍夫：晚安，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芙娜，這不是我的主意。我說老實話——不是我的意思呀。

這是將軍命令要拖到光明的世界里來。

郭列娃：還不是一樣嘛。您還記得吧，我想要跟您一個人單獨地在一起，可是您藉詞沒工夫，却是忙

着跳舞會哩……

(果來舍夫給拉扎列夫個暗示，他躊躇着腳尖溜走了。)

果來舍夫：是我，本來，您看見的……

郭列娃：我知道，果來舍夫，請跟我一塊併排坐下。我有些什麼事情要問您哪。

果來舍夫：（挨近郭列娃併排坐下）我聽妳說吧，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芙娜。

郭列娃：他沒有給我寫信來，您能明白這個原因嗎？

果來舍夫：明白。我瞭解他的情緒……假如我不會惹您生氣的話，直率地說——您有點離開了他的生活。

郭列娃：我離開了？這是不對的。他是我的人，我不會生他的氣，我不會怕他對我變心的。我祇是常常羞愧，我現在是孤零零的一個人，照您看，是他離開了我，難道我不能跟他相配嗎？

果來舍夫：怎末跟您說呢，現在恐怕已不是一對啦，當一個人的習慣脫了軌的時候，他的一切都改變了，——連他的感情也變了。生活在愛情里所起的作用不會比感情少。要下次再想講戀愛的時候，是不可能的，沒有到這戀愛上去的路。

郭列娃
噢，果來舍夫，您還是個哲學家，倒看不出哩，但這算什麼呢？照您的意思，您是我的少

校，比方這末說，相愛了，可是當你升成將軍的時候——就不愛了。不是那個生活嘛，是這樣嗎？

果來舍夫：我不會解釋，但我確信，這是對的。當一個人病得很嚴重的時候，他的生活被破毀了而另
一種生活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這樣他整個是在石灰裏，在塵埃中，在廢墟里，就是他的

情感也在廢墟里，以至他的希望……一個人到了這種時候，下次頂好還是一個人過活的好。

郭列娃：您解釋得更模糊了。最好，我還是靜候阿列克謝的信吧，也許他的一切都是很順利的。

(從隔壁大廳傳來音樂和歌唱的聲音。充溢着快樂的軍歌。羅馬年果將軍進來。)

羅馬年果：噯，怎末樣，果來舍夫，完成了我的囑託嗎？

果來舍夫：怎末也不行，將軍同志，——就是不高興。

羅馬年果：在這方面也是，得我親自來教導您了，你去吧，可愛的，喝點東西，去跳跳舞吧，突破的部份讓我來應付吧。(對郭列娃)我全都曉得，您不放心阿列克謝，這是多餘的，我看不出

有什麼意義來。

郭列娃：我費了很大事，輾轉所得來的關於他的消息，整個地說，一點安慰也得不到。腿切斷了，肺有病，從軍隊退役下來，以及生活的不安定，顯然地，把他弄脫了軌。

羅馬年果：伏洛巴也夫嗎？瞎說亂道。是他自己想把誰弄脫了軌吧。

郭列娃：我也是這末想，但是果來舍夫告訴我的那些事……

羅馬年果：果來舍夫愛上了您，所以總講這一套話。他自然拒絕說實話了。他還跟您說了些什麼可怕的話？伏洛巴也夫被弄脫了軌？這顯然地是在胡說，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芙娜，他是到南方的什麼地方去了。你以為會有什麼不幸嗎？那是難得的一個國營農莊場長的職務啊。蜂蜜，你知道嘛，那裏，有水菓，黃油，鷄，各種各樣的維他命，這是天堂呀，親愛的，這時候

來講，完完全全是天堂嘛，聰明，識時務，這件事，我是誇獎伏洛巴也夫的……

（副官伏倫佐夫跑進來。）

伏倫佐夫：將軍同志，師部裏請您去。（下去）

羅馬年果：戰爭不會忘記我們。對的。我去啦，阿列克桑德拉·伊凡諾芙娜，您要完全相信我的話，您的情緒，就會好起來的。伏洛巴也夫不是這樣的人，他不會有不幸的事的。再見吧！（退

去）

郭列娃：這是怎末回事？難道他能在這時候變心不愛我了嗎？他們倆人之中誰對呢……我弄不明白……病痛，孤獨，天堂的南方……一點也不明白……他在那裏究竟是怎末樣呢？他在那裏是怎末樣了呢？什麼樣！

——幕——

第一幕

第一場

景：在海邊上的冬天驟風的日子，洶湧的波濤狂怒地沖激着碎石的海岸，聽見波濤冲到土灘上分散開去，港上傳來輪船的汽笛聲。索菲·伊凡諾夫娜用大毛圍巾緊緊地圍起來禦寒。她手里拿着籃子。一羣背着包袱和箱子的人上場。

索菲·伊凡諾夫娜：（聲音不大地么喚着）炒葵花子，賣葵花子……是移民嗎？

過往的男子：移民哪！

索菲·伊凡諾夫娜：從那兒來呀？

婦女：從四面八方來的老百姓啊……從庫巴，從頓河來的……

索菲·伊凡諾夫娜：我說從那兒來的哪……院子里還是正月的天氣，可是他們——好像避暑的人們：

：我們這地帶是荒涼透了……這是實在的……再就是說，德國人殺害了多少老百姓啊。

（一批人離去了。上來歐戈爾諾夫夫婦，維克多爾和娃爾娃拉，他穿着沒有肩章的士兵外套，戴着帶耳朵的帽子。外套敞開着。看得見裏面運動襯衫上的獎章。娃爾娃拉穿着棉衣。維克多爾

讓沉重的行李壓得有氣無力，停下來歇息着，娃爾娃拉關心地爲他扣好頸項上的鉗子。」

娃爾娃拉：鉗子都敞開了，像個小孩子似的！坐下，歇會吧。

維克多爾：唉呀，可累死人了。打衝鋒也比走這山路容易走些呀，……怎末，你們這里沒有塊平整的地方嗎？

索菲·伊凡諾夫娜：是啊，我們這里四週圍都是石頭，簡直可怕得狠！……

娃爾娃拉：總算是到了！高山，大海，可是，憂鬱在心頭。不是克里姆，是那里米亞（註）。你祇要聽聽，在你的天堂里，風是怎樣颶嘯的。

維克多爾：是啊……這就是亞熱帶的地方。

娃爾娃拉：慈善的人們，這都是他不聽老婆話的結果呀。他聽了宣傳人員的煽動。（對索菲·伊凡諾夫娜）我的丈夫因爲身體有病，從戰場上回來了，老太太幹啥呀。怎麼才能恢復——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醫生一個勁地鼓吹，讓他換個環境休息休息。這時候偏又來了個演戲的——募兵官。他說，哪地方啊完全是天堂，沒有冬天的好地方，種起無花果來一年要有兩次收成。明白吧，多末誇張啊！

索菲·伊凡諾夫娜：唉呀呀！

娃爾娃拉：我們多蠢啊，聽了人講就忘了自己。我把東西全都白扔掉啦，一文錢也沒有賣，——就到

註：意爲起泡化濃——譯者

這兒來嘍，讓人家說信啦。可是這里，你瞧吧，公民們，這兒到處是高山，老廝着的風。

維克多爾：弄錯了，華麗（註）……可以吧！咱們再折騰回去？好吧？過一個鐘頭輪船就要開走的……來了又回去完全正確！

娃爾娃拉：什麼？行路不簡單啊！回去吧！宣誓過了嗎？宣誓過了。紙上簽了字嗎？簽過字了。預支錢拿過了嗎？拿過了！

維克多爾：那是對的，拿過了，可不是爲了這個拿的錢呀，華麗！

娃爾娃拉：這話我連聽都不要聽，你還想假裝是被打傷了的人嗎！拿起箱子！我們走吧。我跟你說，拿起來！

索菲·伊凡諾夫娜：家里是沒有什麼可分送給人的了，有的人家甚至於是用鐵皮作房頂，那里邊還是一個小院子……你們是幹啥的，移民麼，你們都可以領到的。……

娃爾娃拉：你聽見吧，人家說什麼！噯，走吧，走吧……給我，我來掮着，你歇會兒。

（她把家當都掮起來，慢騰騰地走去。維克多爾在她後面懶洋洋地跟着。）

（又來了一批移民，極嘈雜地喧嚷着。携帶着裝了無花果的箱子，奶桶，小搖籃。）
女移民：連老牛都沒地方死喲……（對索菲·伊凡諾夫娜）你們這里整年都是海啊，是嗎？
索菲·伊凡諾夫娜：整年的，老大娘，整年的呀，已經是一千年嘍。

女移民：（邊走邊說）：這可怎末得了呀！

（郭羅德佐夫上，佇立着，擦着汗。）

郭羅德佐夫：（對索菲·伊凡諾夫娜）好啊，老大娘！

索菲·伊凡諾夫娜：你好啊，小侄子。

郭羅德佐夫：作什麼買賣呀？

索菲·伊凡諾夫娜：不是你們年齡所需要的貨色麼，小兒子。炒葵花子喲。

郭羅德佐夫：不是那種貨色，實在的。妳頂好多煮點好吃的東西，那時候，妳的買賣就該忙不開啦。

索菲·伊凡諾夫娜：我看，是在教導我呢。自己去幹吧，老大爺，吃飯難哪。

郭羅德佐夫：讓妳賣好吃的，——是椿好事呀，可是你嫌惡。大概妳是黨員嗎？

索菲·伊凡諾夫娜：不是黨員，可也差不多。女兒在區委員會工作，我們來賣好吃的是困難的。

郭羅德佐夫：那末，怎麼又變成了資本主義呢？

索菲·伊凡諾夫娜：唉，別提嘍，自己怪害羞的。

郭羅德佐夫：你們這兒的生活，瞧着，不是可羨慕的……這可是塊什麼地方哪？好吵鬧的嗎？德國人

毀了很多嗎？（注意地巡視了一下）

索菲·伊凡諾夫娜：別說嘍。

郭羅德佐夫：看得出，够受啊……一般講來——你們這兒的事得慢慢來……可是我的心思——是在小